

建始縣志

1930.193

38

1-4



同治丙寅仲夏

建始縣志

重修建始縣志序

建始本漢巫縣地晉初置縣隋
以從因之而分隸不常明洪武
中隸夔州

國朝雍正十三年改施州衛為府
以縣為八省必由之路撥隸施

建始縣志

卷首序文

南蓋楚蜀之咽喉也舊有抄本
志一冊不著撰人名氏前使者
廬陵王君謂其簡核有餘韻擬
諸韓邦奇朝邑之遺後之踵而
成者莫不權輿於此嘗論修志
之難苦於一字不容無來歷施



以改土歸流之區無文可徵無
獻可考曩者議纂郡乘賴有唐
童王三氏衛志之存資為粉本
且遲之五十餘年而就緒况建
之自蜀歸楚更不及上詳衛事
哉則猶幸前人之尚有可因也

前志編於前邑令袁侯今邑令
熊侯以乙丑春蒞任進袁侯之
志而觀之慨然於山川形勝之
表延戶口賦役之科則風俗人
文之樸茂禮制政典之燦陳則
曰前事之師也又病其擇焉而

不精語焉而不詳，索而不能理，
晦而不能白也。則又曰：是吾責
也。於是蒐散佚，摭新聞，討論而
潤色之。不期年而大帙裒成。於
戲，袁侯得前人之志而因之，以
溯其源；熊侯復得袁侯之志而

因之以承其委，是皆善所因者
也。豈不足紹前徽而貽後業哉！
余奉

命視學楚邦，丙寅春蒞臨施郡。道出
是邑，見其人文秀潔，比戶可封。
進而試之，彬彬乎雍容而揖讓。

仰見

聖朝郵治之隆不以僻壤遐陬而或
異也夫問俗采風使臣之職也
讀熊侯之志可以知其政已
同治五年丙寅夏五月湖北督
學使者壽春孫家鼎撰

重脩建始縣志序

邑之有志辨疆域與國之實
詳戶口田賦之繁誌人物山川
之詳以傳後世而耀無窮誠
至美也同治乙丑春余蒞任斯

建始縣志

卷首序文

一

邑道幸方伯命以省志鈔版
劫後無存亟求編纂今名分
刊編尾葉藁討增脩邑志以閱
仰見

大憲維扶風化培植人文行以紀

聖功而昭法奇者用意至深且
切查逢始知志於道光二十三
年雖經前令袁君纂刊未久
第事蹟闕略條目紛歧未可
以稱善率况迄今二十餘年

建始縣志

卷首 序文

二

其間忠孝節義與文文學
科名迭起去又不足人設會
歷時久遠湮沒弗傳亦司土
者尤甚也爰為延訪紳耆博
求故佚相與正訛而訂謬竅

實而裁處劣增劣增之當削
者削之今門別類編輯成書
付諸剞劂此敢謂為信史足
供採擇於輟軒柳聊作邑乘
之粉本不令是邦之文獻全微
是則余之厚幸也矣

告

同治五年歲次丙寅仲夏月
知運紹知事零陵熊啓詠撰

建始縣志初編原序

康熙四十二年

武令謨

嘗聞國有史省郡州縣有志家有譜其義一也然無著述之才不足以激濁揚清無博通之識不能以準今酌古有其才矣有其識矣而言過其實雷同相從隨聲附和挾委蛇比暱之私而毫無大公直道將所謂一字之褒譏為千古之定評者安在哉昔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由此觀之可見操是筆者非尚辭而已若夫城郭室廬以誌其麗山川人物以誌其秀土產風俗以誌其美非不動

建始縣志

卷首 原序

一

觀覽者之耳目然所以旌善別慝存是非之公移習俗而興禮讓者實有至理寓焉余自釋褐以來每孜孜好古絕去浮夸而亦未嘗言人所短壬申筮仕西秦屈指七載閱歷兩邑凡教化興行苟有裨益士子兆民者余雖不敏亦從而記之勒垂片石一則鄭重其事一則質諸高明非自炫也願與斯世斯民共鼓舞於浩蕩中耳辛巳起復迺膺

簡命濫蒞斯土目擊荒涼寤寐自思以為服古入官僅與予遺相對將禮於何考而樂於何求也觴詠之

餘偶閱斯志聊具粗畧其鄙已甚余不禁撫然曰聖人不易民而治智者變俗而勸於傳有之夫誌者勸懲之書也忠義節烈莫不悉載一邑之污隆何可不急講耶惜乎建邑編小屢遭兵燹雖紳矜秀穎濟濟多士然皆我

皇上多方作育崛起新進之才而當日之文獻俱不足徵矣余念切痾瘵仰體

朝廷崇文至意遍訪諸紳就其繁簡異宜者而品節之辭不達意者而潤色之其間城郭室廬山川人物與夫物產風俗無不核實詳明燦若列星若後之君子才識兼優者猶可披圖而考按誌而求刪訂而成書於以旌善別慝焉是為序

建始縣志原序 康熙四十六年 劉珙徵

稽太史省方採各國之風謠而上之

天子故小而邛邰邾邾莒遠而侯甸要荒凡山川之險易風俗之貞淫人物之臧否靡不燭照而無遺於以施其張弛調劑之術以撫育此元元也誌其可少哉論建於今日誠無可誌然考古宋元時猶屬楚施州

建始縣志

卷首 原序

二

至明割隸夔郡其志之有無固不可考即有矣我朝定鼎而後又屢經兵燹邑同草昧文獻無徵從前蒞茲土者類皆因陋就簡視此為不急之務均置而不論洎前任吳君粗備修舉武君慨然草創成編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若使承訛襲舛疑以傳疑世遠而言愈湮矣余不禁股然念曰操觚記勝吾儒事也修廢舉墜有司職也敢辭不敏而謝修明之責爰取遺編更加博採參互考訂殘缺者補之失次者序之記事表年務求其確論人博物悉覈其詳續百代

建始縣志

卷首 原序

三

之源流昭一邑之典故雖不敢謂書自我作古自我博但使蕞爾之山川風俗人物以及前言往蹟不致泯於當時纂集成編以備風謠之採俾得疾苦上聞膏澤下逮起凋殘而臻康阜是則余之志也至若踵事增華灾梨毒世端有藉於後之同志者耳

重修縣志序文

道光二十一年

湖北學政朱鳳標

郡縣之有志也志古也兼志今也我

朝重熙累洽久道化成凡屬山陬海邑政蹟之昭垂藝文之彪炳忠孝節義之所表見莫不幸際

蒸日上使非東筆以垂久遠則湮沒者多矣
心願可少哉余恭膺

間命視學楚北試施南道經建始邑宰袁君龍溪修
縣志初成問序焉建始本夔州屬邑改隸施南疊嶺
宗岡四面環繞其磅礴鬱積之氣鍾英而毓秀與夫
一切舊章成憲必有可觀者第舊志無完書其軼事
時見於他說袁君網羅蒐討輯成若干卷分門別類
此事屬辭採訪周而去取當余固喜其信而有徵而
尤嘉袁君之能大異乎俗吏之所為也夫修廢舉隆

建始縣志

卷首

原序

四

守土者責也然視為具文則不欲為憚於經始則不
敢為日從事於簿書錢穀則又不暇為袁君知必為
為必成且速如是上以昭車書一統之休下足備問
觀風之選所謂文章報

者非耶且建始地當孔道為楚蜀咽喉邑雖小而
情之頑梗難治則與繁劇等袁君甫下車逾年政
八和民賴之若慈父母則大有造於建始者循良
正未有艾也豈特一志之成云乎哉爰不辭而

重修縣志序

荆

夫志何為而作也蓋備輜軒之採上貢天子者志乎爾疆域畫焉山川分焉有戶口以驗生聚有民俗以判貞淫由是而文獻彬彬由是而稅賦籍籍人有忠孝節義物有草木蟲魚莫不釐然畢具守其土者不難按冊而稽以施其治之之法志願可以弗備乎夫作志難而作建始之志則尤難考建始為古巴蠻之地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迺中之又令各乘土車

建始縣志

卷首

原序

五

於夷水清江約浮者當以為君惟務相獨浮此即所謂廩君也酈道元引袁山松之言謂事傳鴻古難以明徵在後魏時即不可援以為証而况又歷千有餘年乎此作建始之志所以難也然而洪濛之世漸遠夜郎之習日除歷代之沿革損益其軼事時見於他說自我

朝重熙累洽久道化成改土歸流蒸蒸日上又得良有司撫輯綏嘉人文蔚起羣推禮義之鄉也蒞斯土者亦安得默爾而息乎光山袁君宰是邑治勵官餼

勤求民瘼一邑之利害無不隨時而興除之俗吏之所為不為也復於簿書鞅掌之際留心翰墨閱前比抄本舊志惜其無完書而恨其無善本於是廣為搜羅精以採擇不憚筆者筆削者削輯成若干卷分門別類各有所歸炳炳乎成為信志也夫袁君之學力如此則袁君之政績可知矣他日譜入循良心跡昭著豈僅為一邑觀摩已哉書成屬序於予爰將修輯之難用心之善以誌緣起云耳是為序

重修縣志序文

荆宜施道 李廷榮

建始縣志

卷首 原序

六

古之為政者必洞悉於山川之險易風俗之貞淫而後可以物土布利因俗化民而教養興焉此周禮職方懷方土訓誦訓之官所由設也施南一郡舊志以土司自乾隆元年始改土歸流惟建始一邑前屬蜀之夔府素稱邊鄙自立施郡而割以隸焉余於癸卯仲春循例為宜施之行由峽江上巴東舍舟而櫟過天柱峰入建始界蜿蜒深谷猿崇巖憑高四望萬峰簇森然如聚米村落稀疎背絕崖而臨耕雜植林木民生貧苦風俗古樸

考時龍溪袁大令來謁於途詢知是邑所隸大抵
斯其劃然中開建都邑成閭巷較殷盛者周回僅數
里而已詢以志書則前此未有龍溪實創為之令始
竣事因得按其山川考其土俗而生齒之衆寡民情
之苦樂賦役之繁簡學校之廢興皆可得而稽焉夫
為治者莫愚乎當繁劇之區則諉為不能遍遇簡樸
之地又以為不足為建雖小邑又在深山窮谷之間
顧其樸者可驅而農其秀者可勗而士也龍溪甫下
車即汲汲於此故吾聞其勤求吏治也開誠布公仁

建始縣志

卷首

原序

七

心為質於民則恤之如慈母於士則誨之如嚴師勸
農興學百計籌畫昕夕不遑士民亦皆諒其誠心於
興廢舉墜之事皆踴躍從重焉是書之成亦畧見一
斑也異日者不峽夜郎之明華路藍縷之俗叅翁鬱
婦樂其室家恤慈磨圭丞我髦士甘棠之愛徧及於
山林去思之碑分鑄於岩穴綜厥治績光茲史編佳
以者於循吏中首屈一指焉龍溪勉乎哉

二修縣志序文

疏

南府知府顧

椿

紀事與秩也凡

郡州縣皆各有志若

陬僻壤文獻無徵又之人為之網羅散佚考証觀
即湮沒無傳施南府無之建始縣形勢雄鬱民俗
陋有太古遺風原為川省屬邑自雍正十三年施
改土歸流設立郡縣遂割隸楚其百餘年來涵濡
聖人之德化又一變至道焉歲庚子余奉
命出守建平適龍溪袁君宰斯邑以慈惠為政凡所
以振興文教扶持節義者皆見諸實政尤以表彰前
哲考鏡典型為已任因出所輯縣志示余屬為之序
余曰是固守土之責也似通都大邑其疆域山川田

建始縣志

卷首原

八

賦學校文物武備無不
版圖者以荒僻而聽其
精當簡而明約而賅繼
而圖其新知疆域所由
樸而歸諸華陋者化文
氣蒸蒸焉而治益臻於
樂觀厥成者也是為序

成一書犁然畢具豈列我
焉弗彰歟披閱是編取舍
今蒞茲土者皆得循其舊
風氣所由開將見簡者由
不離乎質得山澤雄鬱
是固賢尹之素志尤今

重修縣志序文

訓導嚴垣

志者職也職其政亦職

志也尚書所載